

LIU WEI

刘韡

视觉新秩序

采访/撰文 赵雪峰 摄影_小甜腥 设计_YUMO



01. 刘韡站在工作室厂房的书堆上。不久以后，这些可能涉及各类知识的书籍，将成为与文字无关的存在，就像石头，或者干脆变成石头、砖头、房屋、大厦、城市…… 02. 与工厂车间并不二异的工作室厂房，几个工人戴着口罩。切割书本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纸屑、纸末飞出，飞得满地都是。厂房外的小院，树落下些碎花，几个休息的女工在踢毽子

刘韡的工作室不好找。他的助手博文给我的那条定位信息，没起到多大用，因为环形铁道里边的地形太复杂和难以理解了。我们从出租车下来以后，面前好像是个乡政府机关，有个大停车场，旁边还有些露天健身设施，虽然有些人，但还显得空荡荡的。这能让人联想到刘韡的作品《一种生活方式》，那些难被人问津的露天健身器，它们的外边罩着一个巨大的笼子。

后来我们按照电话里的指导，退到路口，然后找一条路口挂着“米线”招牌的小路，那条小路其他的商店、饭馆的文字把米线二字呛得够低调。旁边车跑人乱走，愈加烦乱。第二个路标是一个石狮子，再看周围，已是野草荒地，再往前走，走进一个厂房的大门，刘韡的工作室便抵达了。一路上象征意义、社会意义明显的视觉形象的轰炸和由之而来的自行带入也终于告一段落。

生于1972年的刘韡的创作媒介很广泛，绘画、影像、装置、素描及雕塑等均有所涉猎。他很多作品的体量都不小。刚结束不久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颜色》个展，被认为是刘韡目前最大规模的个展，在曾经拜访过火车头的尤伦斯大展厅里，一人多高几人多宽的作品星罗棋布：“切割的金属片，焊接草率的隔板和框架，绷紧的帆布形体构建成的迷宫，由仅显示渐变色调的液晶屏无缝组拼的一面墙，精确交错堆放的一丛镜面，被锯成类似岩石模样的巨大书堆，当然，还有那些绘画巨制”（出自展览介绍）。

因为作品体量大，雇上些工人进行“施工”很好理解。走进工作室大铁门背后别有洞天的厂房，第一间就摆放着工人上班打卡的登记卡，再往里走，那间最忙碌的厂房，刘韡在接受采访前和好多戴着口罩的工人沟通着制作工

艺。他们身边，是一片“书的海洋”——成捆成箱成片地散落在厂房各处的书本被去掉书皮，整齐地被钉枪钉在一起，然后再被切割重组，有些书本已经变成了半成品的雕塑。有趣的是，钉在一起的书本被切割后，文字的灰度和纸自有的特性让切面特别像岩石的断片。

不管是审计的专业书，还是日本的漫画或者某县城机关诗人的诗集，书本成为石材一般的存在，它们经过重组，变成了逼真的大石头、微缩的摩天大楼城市景观以及规则的立体几何形体。如此舍弃书本原有的文字含义和象征意义的视觉语言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先刘韡选择的纸张是要讲故事的，它们原计划是一沓崭新的红红的一百块钱的人民币，然后把它们切割，做成城市的样子，但这个把金钱做成城市的计划，最后钱变成了钉在一起的书本，城市变成了一块一文不值的石头的形状。

刘韡觉得，作品采用的类似于书本的这些材料，可以讲很多故事，也可以提出问题，但他也觉得，谈论这些问题可能是没有意义、是虚假的，“我没必要去谈它”。作品图像自成一种能量。

不同的材料经过刘韡之手，成为另一种真实视觉存在、一种新的秩序。废旧电视的内外两层皮被颠倒，暴露的线路、电子元件构成了另一张科技脸孔，这是作品《电视》；各式各样的瓷器经过螺丝钉等零件的组合，也可塑造成图腾柱或者卫星一般的模样，这是作品《瓷器》系列；洋铁被重新捶打塑造了宗教一般的肃穆，这是作品《受难》；狗咬胶被延展缝合搭建成各式的微缩建筑，这是《爱它，咬它》系列……



01



03



05



02



04



06

01. 《看!书》/书、木头、钢/尺寸可变 / 2014/摄影: 唐萱, 图片由刘韡工作室提供 02. 《爱它, 咬它 No.3》/牛皮, 木头, 钢/尺寸可变/2014/摄影: 唐萱, 图片由刘韡工作室提供 03. 《受难》/铁, 钢 / 580cm x 237cm x 20cm / 2014 / 摄影: 计洲, 图片由刘韡工作室提供 04. 《迷中迷》/综合材料 / 尺寸可变 / 2014 / 摄影: 唐萱, 图片由刘韡工作室提供 05. 《迷局》/玻璃、铝合金 / 302cm x 565cm x 223cm / 2014 / 摄影: 刘不一, 图片由刘韡工作室提供 06. 《东方 No.5》/布面油画 / 400cm x 1000cm (五联作, 400cm x 200cm 单联) / 2015 / 摄影: Dawn Blackman, 图片由艺术家本人和长征空间提供

但就像电影倒带, 当这些大体量的作品重新还原成一摞摞书、堆在一起的瓷器大盆大碗、废旧电器时, 当卖旧货的人还没开始狮子大开口疯狂要价时, 它们原本的故事、原本的日常语言应该还在。它们原本可能静默在废品回收站中, 与路人相视无言, 或被带走。

在回收站几步路之外, 便可能是我们来之时的嘈杂城乡接合部的现实。当下社会催生的故事每天都会上演。这些故事, 就像来时那辆与出租车并行的四周玻璃被遮住的面包车, 其所播放的“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歌词一样, 你无从关心。

为什么很多作品都做得很大? (尤其是这次尤伦斯的“颜色”个展) 对于作品的体量您是如何考量的?

体量是一种真实感, 不是我要把它做大做小的问题, 就是当你做一个东西, 我们必须让它真实地存在在这儿, 是个真实的东西, 不是说我把一个小东西放大了, 变成一个玩具或者一个玩偶, 那个是没有美感的,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产生美感。所以谈到体量, 一件作品做成这么大, 还是做成那么大, 取决于不同的体积背后的真实性的衡量。

为什么“颜色”个展形体各异的作品, 会被人评论为“平等”?

我希望这次展出的作品的体量是一样的感觉。整个展览就没有很主体的东西, 整个展览是像一个作品一样, 所有的个体都可能会牺牲掉, 但是最后整体来看又有新感觉。所以这次参展作品在形体上是平等的, 我不会让它们落差很大。

其中《受难》这个作品几乎全是洋铁皮, 看上去很抽象, 但名字又很有宗教的感觉, 这件作品的背后是否有宗教原型?

原型就是耶稣受难。我是把一块洋铁皮切开后, 整个撕成无限的伸展的感觉, 就像把人拉扯一样。它这个整个“姿势”的朝向, 也带着宗教感, 带着向上升的感觉。

但铁皮和宗教的神圣感似乎差得有点远。

不要考虑它是铁皮, 而在于它本身的特性。这件作品用到的无限延展的洋铁皮薄薄的, 很脆弱。我不会考虑它的社会属性, 而只看它这个材质的感觉。

提到这次展览, 您在以前的采访中说出展出的画作起到了一定的软化的作用, 这里的“软”指的是?

因为如果没有画的话, 很硬, 艺术圈里的人会说这一点不商业, 像个战场, 很牛逼。一放上画, 似乎就有商业氛围了, 然后你所说的东西模糊了, 你妥协了。但是我们到底向什么妥协, 这是个问题。我不放上画, 这也是一种妥协, 等于我依着有些人的想法去做, 做得不那么商业, 做得很强。而且我也很怀疑这个问题, 为什么放上画会有商业的感觉。我要软化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世界观也是这样的, 比如我说一件事, 我不会太绝对地看待某个事物, 比如这个是, 这个不是。它有很多问题。

放上画就商业, 是国内的特色还是国外也有这种情况?

可能国外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是中国比较明确, 因为毕竟画是可以挂的东西, 就是实用性很强的东西。这里边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妥协。

我们了解到, 您的很多作品比较注重视觉表现, 在创造的过程中可能会做一些减法, 比如去掉某些材料的社会属性, 这里问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您这样比较倾向于视觉的作品, 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系呢?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也是最困惑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艺术扔到现实中去, 和现实真正产生关系。比如艺术和政治, 单说政治很复杂, 政治就是我们如何去玩这些权力, 怎么去整合这些东西, 我们说起来就是这样; 把它放到艺术的层面, 它就变了, 因为最后呈现出的不是真实的政治斗争, 没有那么真实, 即使你按照这个真实的东西去做, 但你没有深入到政治的核心中去, 所以我觉得这很难真实。但要让艺术来营造一个和政治有关的感觉的时候, 它发生的层面就很多了。

您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把一个图像放在一幢大楼上, 那也是嵌入到现实当中, 但我觉得那个太简单, 没有意义。我现在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我的作品扔到现实当中恰如其分——其实很难, 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成雕放在那儿, 那就无聊, 那太简单了, 谁都知道成雕就是个装饰品, 它跟现实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通过现有的作品得到解决了吗?

一直没解决呢, 一直在困扰着。

露天健身器相关的那个作品《一种生活方式》, 好像和现实有点联系, 这件作品中出现了街头常见的露天器械, 但是它们的外边又被一个巨大的铁笼子框住。这么看的话, 把它丢到现实里, 只要走进笼子, 好像也能直接健身, 直接使用, 这算是和现实发生关系吗?

那个不能开门, 就是要那样。当时真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街上出现了这么多健身器材, 你不知所以然, 你会联想到阴谋论, 你会有各种想象, 比如谁家做健身器材的发财了, 或者和体育彩票有关系, 因为体育彩票的福利造成了这些东西, 这背后隐含着各种社会问题。它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街头细节解决了我们人民的业余生活, 以至于让他们能安稳地享受, 等于是一个美好社会图景, 这让人觉得太粗暴了。结合上边几点, 这个作品必须放在笼子里。

怎么看待大众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在越来越细分的市场下, 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否越来越缥缈?

现在几乎不存在大众文化。现在即使波普艺术, 也不算是大众文化, 因为最后它的受众还是小众。但艺术可以被商业利用, 商业什么都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搞的所谓当代艺术, 可能过两年完全被商业利用。以前你想大街上哪有这么多商业空间, 它不是现在的这种格局。这种格局把符合商业需求的东西都用上了, 比如一个饭馆也可以装修得像各种装置一样, 是吧?

相当于很多费尽千辛万苦与商业保持距离的艺术家, 最终还是被商业触及到了?

对。还是要拒绝被消费。但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 我觉得, 对我来说, 艺术如果有实用性了, 就没有精神性了。精神性的东西一定是悬在空中的, 不能变成实用的东西。我有时候会判断, 比如说绘画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太容易被挂在墙上, 太容易被别人消费掉了。就像你做一个作品, 被当成凳子坐的时候, 它还是作品吗? 它就没有任何精神性了, 就全变成垫屁股的东西了。我觉得艺术家起码要做到不被使用。你还能在你的层面上找到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大家可以谈论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会高兴。

其实做作品也是不断地在修正自己的人生和人生观、价值观, 修正对你自己来说到底是什么, 或者对这个现实到底是什么的理解。其实做作品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终极的东西, 做它就是为了得知所有的东西, 不断地扔出去, 不断地去试验它, 不断地去证明、证实一些你的想法和你的看法。

有人评价您的作品很诗意，您怎么看？

诗意是因为你说不清楚，但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我说得清楚，我一定不会做了，就是因为某些情况，比如一个作品的材质和它本身所呈现的东西之间，你说不清楚它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它们放在一起，我觉得有力量——有这个断裂感我觉得才有意思，这可能也是诗意产生的地方。我觉得艺术品还是要诗性，要有幽默感。

另外对于作品的解读上，虽然似乎您不太重视材料本身的社会属性，但材料本身还是会对观众的认知产生影响。《爱它，咬它》系列中使用的狗咬胶，前阵国外有新闻说市面上很多都不是牛皮做的，而是牛鞭做的，这么来看，材料的新认知是否关系到作品的解读？

这个跟作品实际遇到的情况挺像的，因为作品本身有一个这样解读的误解的东西。狗咬胶这些个作品，它们会被做成一个小房子，但对于狗来说，它们只是喜欢狗咬胶的材质，和它们后来的形状没有关系。我一开始把狗咬胶做成很烂的国会房子，很烂，但所有人都说好看，但我其实想给它做得特别烂。观众的判断早已经存在了，他的感知点也是在那儿，有这种误读。

大众对于好看不好看的标准，是否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

还是受整个媒体、时尚的引导吧。

最近的尤伦斯个展，您特意提到您对这个展览之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被他们拖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工作时间太长了，自己也烦了，想换一种新的方式。其实很多时候，工作方式决定你的作品，所以你要想改变这种感觉，你就必须把这个工作方式改变掉。

谈谈您目前的工作方式？

就现在这么多人在一块工作，我也和他们一起。其实工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时间长了，跟工人打交道挺有意思，因为他们最后被你改变了，他们以前所认为的那种模式化的制作方式，我不需要这样，我会让他们按照另一个方式去做，他们也做，他们也会渐渐接受这个东西，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启发、启示、灵感，各方面的。

能详细说下工人来到这里工作方式的变化吗？

他们就跟手艺人一样，手艺人是要把手艺做得

好看，要做得很好，然后做得完美——我觉得教会他们这个了。然后一开始他们认为什么叫完美呢？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削平了，做得规规矩矩就叫完美了。但是我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然后我也告诉他们一种方法，他们做东西的方法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开始修，修好了，我告诉不准修了，想好了，下去之后，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要接受这个结果。这个是有一点写意的感觉，每一个，就跟我们画画一样，每一个笔触，它不是把一个画像，这个笔触上去之后，它存在着能量，一个笔触它有写意的能量，做这个现实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许他们修补，你做到哪儿就是哪儿，要把错误露出来不要掩盖，这是一个真实。然后也告诉他们，就是说你无法把一个东西做得完美，你把错误放在外面，这个错误就产生了，你就不会有别的错误了，各种这种方式的计算和交换。

招工人有具体的标准吗？会需要他们有美术基础吗？

你没法有标准，因为工人也不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所以也不需要美术基础。

由线条组成的《紫气东来》系列绘画作品，应该都是由工人一同完成的吧。您在指导他们工作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工人自己的个性对于画面的影响？

一般不会。因为他们就是填色，我也只是提些常规的要求，比如我让他们画竖道，而不是横道，因为横着是硬的，竖着是软的。这就跟切肉似的，你不顺着纹理切，你逆着切，这样切起来会很硬。我也告诉他们，一条线的硬度，不是你把它描直了就是硬度。

工人去了别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会觉得不适应吗？

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他们手艺都特别好，所有的朋友都会问我，你们工人哪儿的，就觉得他们手艺特别好。但是其实我就是告诉工人们一些原则，比如说大家不要修，所有东西不要修，想好了，做下去就可以了。

现在不忙的时候干什么？

不太干什么，喝酒什么的，聊天，也就这些事。以前运动，现在不运动了。

运动或者不运动和上面提到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露天健身器械有关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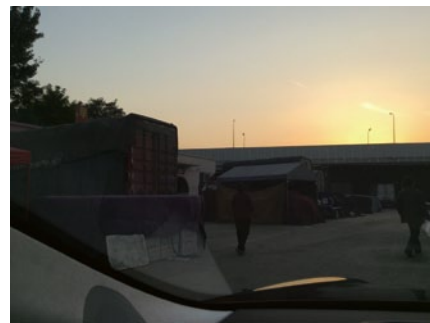
没有。那个健身器械永远不会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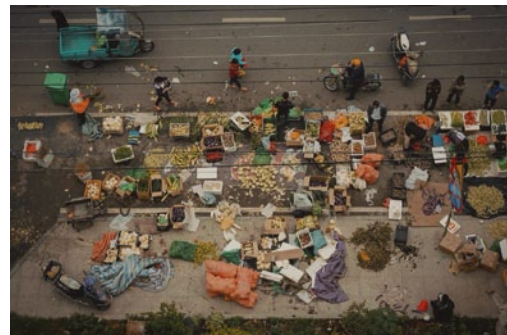
01



02



03



04



05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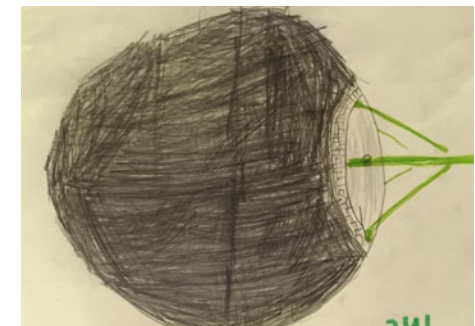
07



08



09



10



11